

建文帝神秘的踪迹

靖难之役跨越了四个年头,终于要结束了。历经百战的燕军,已经打到了南京金川门下。把守城门的谷王、曹国公李景隆,望见燕王朱棣的麾盖,下令开门迎降。

这时,南京城的大街小巷已是一片混乱,宫中一片火海。太监和宫女们躲的躲,逃的逃。燕军派来搜宫的人,看见三个小男孩坐在宫门哭泣。他们穿着平民的衣裳,但显然不是平民子弟——宫中岂是一般人可以随便来的?

监督搜宫的人下令将三个孩子带走,但燕军是要找到建文帝,他是这出戏的主角,此时却下落不明了。有人说,宫中的火是建文帝让人放的,建文帝和后妃都投入火中自焚了,但翻遍了灰烬瓦砾,燕军也没能找到建文帝的尸体。有人说,瓦砾中的一具尸体就是建文帝,但有人说,那不是建文帝,而是皇后的尸体,因为大火把人烧得面目全非,谁也无法确切辨认。但有人说,建文帝早已于大火混乱之中逃离了皇宫。

关于这段历史,三百年后,由清朝大臣张廷玉主持编写的《明史》这样记载建文帝的结局:谷王及李景隆叛,纳燕兵,都城陷。宫中起火,帝不知所终。燕王遣中使出后尸于火中,越八日壬申葬之。或云帝由地道出亡。

这说明自燕军攻入南京(建文四年,即1402年)起,直至清朝雍正十三年(1735年),三百多年过去了,关于建文帝的下落仍然没有定论。

据说,明太祖朱元璋看到朱允■柔弱,去世前留下



历史揭秘

毛佩琦 著

光明日报出版社友情推荐

在现代中国人的印象中,明代是一个糟糕得不能再糟糕的朝代;无论是太祖成祖的刻薄残酷,还是英宗武宗的好大喜功,以及嘉靖万历数十年不上朝的荒唐之举,直至崇祯的刚愎自用,种种荒谬,都让人不禁奇怪这个朝代的统治何以延续近三百年之久。本书帮助你解答这个困惑。

了一个密封铁匣,嘱咐他遇到大难时打开。燕军攻入南京,形势危急,建文帝打开铁匣,其中有剃刀、度牒和一道敕旨:“欲生,怀牒为僧,密地去。不然自尽。”于是建文帝焚宫出逃。

建文帝往东南走,兵部尚书齐泰追到广德,没追上而被俘。传说钱塘东明寺建文帝曾在此居住,寺中的廝如楼形制特别,不同寻常人家所造。有人说,建文帝被蜀王用船送入四川,又从四川

进入云南,藏在黔国公沐晟家。工部尚书严震出使交趾,在云南与建文帝相遇,“不言恐祸及身,言之不义也,一夕自缢死”。不揭发将会招祸,揭发又不义,左右为难,自缢而死。此后,建文帝云游湖南、湖北、广东、广西、陕西、贵州,建文帝在所居山林寺庙留下了很多遗迹,而且在各地还留下了一些诗作。

除了上述这些传说之外,关于建文帝下落的说法还有许多。还有,传说建文帝逃出宫后,云游四方,晚年隐居于武昌,死后葬在武昌洪山。因建文帝改名为让奎,便以“让”为姓。近有出书《让氏家谱》,自称为建文帝的后代。

其实,自称为建文帝之后的,还不止湖北有。据明史前辈王崇武先生调查,抗战时期,“大理民家仍有以惠帝为鼻祖者”。既然建文帝没有被烧死,又在各地生活了数十年,留下后代也是可能的。清初人查继佐记载的传说就有此一说。查继佐所著《罪惟录》卷三十二“建文逸记”里记载道:“建文帝携一子至浦江郑氏家,后又纳一妾,生四子……”

这些传说都无法证实,或者经不起推敲。就拿《明史纪事本末》记载的工部尚书严震出使交趾,在云南路遇建文帝后自杀一事来说。

永乐时期确有个工部尚书姓严,但他叫严震直,而不叫严震。而且,他是在洪武二十八年(1395年)由明太祖朱元璋派往交趾的。严震直于建文年间致仕,永乐年间又被起用,但其后并无出使交趾的事,而是以工部尚书的身份巡视山西,结果,他走到泽州时病死了。

官方摄影师

在华盛顿期间,访问进入高潮。29日这天活动最多。上午白宫举行欢迎仪式,然后江泽民主席与克林顿举行会谈,下午两人共同举行记者招待会,晚上还有欢迎宴会,活动一场紧接另一场。我们文字记者兵分几路,进行了详细的分工。

欢迎仪式是一场重头戏,仪式很隆重。我们早上7点钟就来到白宫,接受安检。南草坪的东侧搭起了脚手架,记者们的“大炮”已经支在了那里。西侧是供中美双方官员就坐的席位。南侧则聚集了许多前来参加欢迎仪式的美国民众。这天又正好雨过天晴,空气清新,天空湛蓝,把周围的花草衬托得更加鲜艳夺目。整个南草坪显得格外热闹。

大约10时许,白宫正部门厅前,克林顿总统和夫人希拉里站在那里迎候,江泽民夫妇从一辆加长黑色凯迪拉克轿车中出来,两位元首热烈握手。在克林顿总统陪同下,江泽民主席登上检阅台。在两国国歌声中,南草坪外的椭圆形公园鸣响了21响礼炮。五军仪仗队持枪列队,接受江泽民主席检阅。四周欢迎群众挥舞着中美两国国旗,向两位领导人致敬。

这个时间是最让人头疼的时间,美国与北京时间相差12小时。华盛顿时间上午11时,北京时间晚上11时,全国有无数报纸面临截稿时间,我们必须尽快赶出来,而欢迎仪式结束后已经11点多。我们必须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内完成英文稿、中文消息稿、中文特写等。

我们心急火燎地出了白宫后门,宾夕法尼亚大街白宫



纪实文学

袁炳忠 著

重庆出版社友情推荐

这是一部作者亲历美国白宫、波黑战场、阿富汗战场的采访札记,将作者在白宫做记者时对美国政治、社会、外交、文化进行近距离观察的心得娓娓道来:有现在已经90高龄的白宫女记者的趣事,有在白宫外抗议了30年的移民的辛酸故事,有对美国克林顿、布什总统的比较分析,预测2008年美国大选等等,部分篇章曾获得国家新闻奖。

段几年前已被封死,不允许车辆通行,我们不可能找到出租车。为了争分夺秒,我拿着录音机和笔记本,奔跑在宾夕法尼亚大街上。等到了旅馆,已是满头大汗。

第二天的活动也不少,要跑好几个地方,主要集中在国会山,而且下午就要离开华盛顿,前往费城。摄影记者不够用了,王治坪出席的一场活动没有了摄影记者,外交部在催促尽快安排一名官方摄影师。随行的摄影记者樊如均灵机

一场春梦

第二天是晴空万里,袁庭玉骑了自行车准备到街上去买戒指。路过桥头,苏小妹眼睛一溜看见了他,马上低下眼睛。袁庭玉不想和她搭话,趁机一踩车子,冲了过去。

他从自己一千块钱的生活费里抽出五百块,与昨天“赚”来的一千块钱放在一起,买了一只细细的铂金戒指,上面有一粒芝麻大小的钻。不管大小,总算也是铂金钻戒。装戒指的盒子上写着:今生今世缘,爱情不打折。

袁庭玉一想到王南风,心里实实在在地高兴起来。他爱王南风,他爱爱情。袁庭玉马上就会知道,他碰到的是他一个人的爱情。

袁庭玉是下午回家的。回到家,准备晚上与王南风小聚的酒菜。他实在没有钱下馆子了。一切准备妥当,他给王南风打手机:“过来吧。我准备了你爱吃的红烧肉、土豆丝、凉拌马兰头……还有我的爱心。”

王南风说:“什么过来过去的,我马上就到机场去了。”

袁庭玉说:“怎么这样?你没告诉我。你在我家门口等着我。”

他拿了戒指,跑到王南风家门口,她坐在汽车里,驾驶座旁放着一个行李包。袁庭玉递给她戒指盒,她接了,大大咧咧地打开来,笑咪咪地看着。王南风看完戒指,还给袁庭玉,说:“唉,你真不容易啊!总算买了一个像样的东西……你放着吧,以后总会用得着的。你用的时候,会觉得感谢我了。”

袁庭玉一口气憋了半天,才说:“你、你、说话不算算……”



都市小说

叶弥 著

收获杂志社友情推荐

袁庭玉被老婆王秋媛甩了以后,感情世界又重新活跃起来。两个女人走进了他的世界,余臭豆腐干的苏小妹,泼辣的副局长王南风。爱他的女人他不爱,他爱的女人不爱他。相信爱情与婚姻的这个小男人,在人生面对选择的时候,又将何去何从……

一句话没说出来,王南风的车子已经走了。

回到家去,袁庭玉独自对着一桌子酒菜,简直想哭出来。苏小妹又来了。她总是在恰到好处的时候来。苏小妹这次来什么借口也没找,袁庭玉开了门,她就跟着一直到了里屋。袁庭玉上床,她就上前给他掖被子。熟门熟路的,就像结婚多年的夫妇。

“小妹,”他说,“我又做了一场春梦。幸亏没几天就醒了。”苏小妹听出意思来

了,但她认为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。

袁庭玉说:“人最难过的事就是总要面对现实。”苏小妹想,其实难过的不是现实,而是每个人的现实都不一样。她点点头,表示同意袁庭玉的话。

他说:“其实你长得比王南风好。”小妹点点头。他又说:“你知道不知道,你身材也不错的?”小妹又点点头。他伸过手去,摸摸她的脸,心里好像有点想要她了。袁庭玉对苏小妹命令道:“我去洗个澡,你把小桌子端到房间里,我们一起喝点酒。今天你就不要回去了。”

他慢慢悠悠地洗好澡,

神清气爽地回到房间,小桌子摆在那儿,菜也摆放得整整齐齐,苏小妹不见了。他正在着急时,苏小妹一身光鲜地回来了。她手里还捏着一个塑料袋,装着一条三角裤和丝绸吊带睡衣。她从家里出来的时候,正好碰到了铁头,她大大方方地说,到袁庭玉家里去。铁头连声恭喜。铁头问她肚子那里怎么大了许多,是不是藏了一个小孩。苏小妹笑笑说,什么都会有的小孩当然也会有。

苏小妹溜到卫生间去洗了淋浴。她穿着吊带睡衣走出卫生间时,心想:原来生活也有这样的?她十分激动,把头顶着门,两眼淌下泪水。幸福生活来之不易,她必须牢牢把握。

袁庭玉一个人在房间里先喝上了,苏小妹坐到他对面时,他朦胧着双眼,从床边拿出戒指盒,扔给苏小妹,说:“我,我就,就这么一点理想了,你成,成全我吧!”

苏小妹二话没说,马上成全了他的理想。她戴上戒指,跑到袁庭玉的被子里藏起来。

混场

院子里的人越来越多,几乎全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,有一些人开始起哄,互相推搡着高声骂着粗话,也有少数人鬼鬼祟祟地往检票口靠近,看来想逃票的不止我们这一拨。

不知什么时候开始,又有两伙人悄悄加入了我们的行列,他们旁若无人地从我们身边经过,彼此之间也似乎视而不见,然后一声不响地在不远处和老林一样熟练地开始拆墙,有人负责死劲顶有人负责往旁边扔,分工很明确。没多久,墙上又多俩大窟窿,黑夜里显得特别狰狞。

“妈的,要再来几拨人,明天电影院的人就看不到围墙了。”老吴笑得很开心。

音箱里的摇滚乐突然停了,一瞬间我感觉耳朵嗡嗡的反而什么都听不见。就看见老林用力地挥了一下手,像弹簧一样飞快弹了进去,老杨紧随其后迅速钻进洞。

说实话,我有点昏头昏脑,但也下意识地在后面冲了进去,在洞口时和谁的大屁股还撞了一下,脚步有些跌跌撞撞。我看见老林的身影飞快地射过去,还高高地越过了一个高个男人手中横着的木棍,转眼间就消失在门口。守门的几个人似乎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,紧随其后的老杨已经按葫芦画瓢冲了进去。一个抓棍子的人大喊着扔了棍子追了进去。

老邱本来跑在我前面,屁股扭得像个磨盘。但还没等我看清形势,他又突然折返回跑,差点和我撞个满怀,“快跑!”老邱推了我一把,同时尖声尖气地喊了一句。

等我们慌慌张张钻出围墙外,扭头发现并没有人追出来,这才定下了心。我这才发现老吴竟然不见了踪影,看看四周,原先拆墙的另外两伙人也不见了。

网络原创

拳头书生 著



从小练武打坏人

区区一介书生,自幼爱讲故事。“拳头书生”在www.生活江苏.com开博客以来,创下了很高的点击率。博客上连载的“从小练武打坏人”系列更成为网友们每天追踪的焦点。为了鼓励优秀的网络原创作品,现推出“拳头书生”的故事连载,与更多的读者分享。

墙外,扭头发现并没有人追出来,这才定下了心。我这才发现老吴竟然不见了踪影,看看四周,原先拆墙的另外两伙人也不见了。

“差点被他们抓住,妈的,老林这家伙也不提前打招呼,一点准备都没有。”老邱气喘吁吁地说。

“他们一冲,现在肯定进不去了。”我一屁股坐在一堆砖上,心里直懊悔自己反应太慢,也有点责怪老林不够意思。

“老吴这小子去哪啦?没见他进去啊!”

一动,决定让我在搞文字报道的同时,兼任摄影记者。但是我没有相机,刘江将他随身带的一个傻瓜相机给了我。就这样,我作为“官方摄影师”,于30日上午随江主席夫人王治坪的车队来到了莱文音乐学校的主楼。

莱文音乐学校的师生十分热情,早已等候在主楼门口。王治坪和钱其琛副总理的夫人周寒琼来到这里时,师生们热烈鼓掌,欢迎远道而来的中国客人。一位小姑娘向王治坪献了鲜花。我忙前忙后,不停地拍照。

到了学校的一间大厅,莱文音乐学校董事长汤姆森女士开始致欢迎词。她对王治坪女士前来访问感到十分高兴。她说:“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国家,与你们相比我们的历史很短,我们可以从你们那里学到很多很多东西,音乐中所强调的和谐就是很久以前从中国那里学来的。”

随后,该校的孩子们开始为客人们表演节目。当该校合唱团用标准的汉语表演童声合唱《春天在哪里》时,台下响起了热烈而有节奏的掌声。王治坪也与大家一起鼓掌,感谢这些孩子们的精彩表演。

演出结束后,王治坪与小演员们合影留念。可是就在这时,我的相机没电了,无论如何也按不下快门,我拿着那个黑色的傻瓜相机,翻来倒去地看,使劲地按快门,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,一会儿就汗水淋漓了。我突然想起来录音机里还有电池,马上将电池换上,这才终于连续拍到了几张照片,最后总算完成了任务。回国后每每提起此事,老樊还叫我“官方摄影师”,我大概是最可怜的官方摄影师了。

“管他呢,再想想法子吧!”老邱挺沮丧。

这时候,前面院子里突然传来很大的吵闹声,有很多人扯着喉咙大声叫骂,铁门被撞得咣咣当当响。“走,到前面去看看,大概是闹起来了。”我冲老邱喊了一句转身就跑。到前面一看,发现场面果然很壮观,上百人拥在铁门前起哄,最前面一排人大力地晃着铁门,看样子很快就要破门而入。铁门里有个尖尖的嗓子在喊着什么,但混在上百人的起哄声中显得力不从心。

“冲进去,再不开门就打进去。”有人喊了一句,很快得到更多人的响应,铁门被晃得地动山摇。我和老邱也挤在人群里,反正也进不去,不如在前面看看热闹。“开门!开门!”我和老邱也开始喊口号,一边亢奋地在人流里游来游去。

不知道是被大家的执着劲感动了还是担心铁门被人拆走,门终于被打开了,上百人高呼着一拥而入进了电影院,当然其中也包括幸福的老邱和我。

前十几分钟,我和老邱钻来钻去地寻找老林和老杨,发现这两个家伙居然一本正经地在过道前一排的中间端坐着,看到电影院的大门洞开一大群人拥进来,两个人伸长着脖子看热闹。我上前拍了拍老林的肩膀,千言万语在心头,刹那间觉得有一股子激动。

“你们怎么进来的?”老杨很好奇。“我们一路打进来的,谁拦着就打谁。”老邱眼睛眨巴眨巴又吹上了。“老吴这小子呢?”老林左顾右盼地寻人。“没见着,大概被哪个女演员给勾走了。”我笑着说。